

古桥新韵

◎宋扬

四川邛崃夹关古镇地势险要，因古镇西边有“啄子山”“胡大岩”两山对峙如门，白沫江中流而过，故名“夹门关”。后删繁就简，镇名只保留“夹关”二字。

停车，端直朝江边而去，不过几分钟，白沫江便出现眼前了。只见一条七八十米宽的江面上，一座石桥造型奇特——它既不弧如一张弓，也不直如一条线，明明是石板桥，那些石墩却高低起伏，好似一副正在被弹奏的琴键。走在上面，居然还要爬几道不低的石梯。显然，桥是连自行车都无法通行的，而这一点，恰佐证了桥悠久的历史。相传这座桥名为“永寿桥”的古桥，始建于南宋，它的桥体历数次洪水的冲刷和近千年年月的侵蚀，仍保留着原始风貌。“永寿桥”上游的“庆元桥”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，桥面平坦，可通小型三轮车，是真正意义上的石板桥。汽车要到江对岸去，须走下游的“万福桥”。万福桥始建于清宣统元年，仿赵州桥设计，石材采用当地的红砂石，桥身呈拱形，中拱套小拱，共7拱。优越的视野可以远眺全镇，将人、江、桥、楼……一并框进画里。桥下的浅滩和石墩错落，让人能轻松跨越到白沫江中心。万福桥栏杆上的十二生肖石像个个惟妙惟肖，以渐渐暗下去的暮色、平缓流淌的白沫江和幽幽远山为背景，用大光圈模式拍下它们，回看照片，历史之沧桑感与时间之遥远感呼之欲出。古桥就是夹关的灵魂，穿梭其间，仿佛连时间也这里慢了下來，恍惚间，感觉自己似徜徉在江南。

继续溯白沫江而上，拐过一小片竹林，一座仿古的风雨廊桥兀自跳出来般陡然出现了。它仅用一个拱便横跨了白沫江，把科技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廊桥桥面呈弧形，欲上桥，需爬二三十级台阶，颇有登堂入室的庄重感。廊桥把现代桥梁工艺与古桥造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它高标般独立存在，竟又与那三座古桥和谐统一。古镇既要保持它本真的韵味，也要跟得上时代的车轮，廊桥完成了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。

不同于多数古镇的被过度现代化开发，夹关古镇的夜安静得让人一夜好眠。晨起，从民宿四楼的露台望下去，才发觉头天晚上居然下了一场大雨，昨日清澈碧绿的白沫江变得浑黄浓俨了，水位上升，几乎快没过永寿桥和庆元桥。太阳将出未出，东方的天空一片微黄，黄中泛红。晨雾缭绕，那红红黄黄的光芒正在朝山、水、桥、民居的每一个角落流淌弥漫。那种美让你在拍下美照后根本无需使用暖色调滤镜去修饰，大自然的光影本就如此真实而有质感。

远处的桥上，有人在望水听水，他们大概如我，也是偶然闯入的外地游人。有人背着菜筐匆匆过桥去，显然，他们是本地赶早市的人。夹关新旧古桥之美，真的带给异乡人惊喜，也真的是原住民休闲生活的最佳注脚。

| 又 | 见 | 茶 | 马 | 古 | 道 |

跨越金沙江

◎高富华

传佛教外，这里的宗教信仰还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、基督教。

清同治二年(1863年)，法国天主教神父巴布埃来巴塘，在城郊四里龙建教堂一所、住房两座。今天非常有名的“巴塘苹果”，据说是当年的天主教神父史德文从国外引种过来的。史德文不仅传教，还在这里建了医院，修了水电站，给巴塘带来了许多“舶来品”，甚至还教当地人说英语。

1939年11月，孙明经来到巴塘，与当地一喇嘛交流，喇嘛告诉他：“我会藏语和英语，如果你不会藏语，请用英语跟我交谈。”让孙明经惊叹不已。

在一片焚烧后的林地里，孙明经还意外地发现，这里有一片已成林的茶树。

原来，1907年，为抵制印茶倾销，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雅州府设立“四川商办藏茶公司筹办处”，暂借雅安茶务公所为处所。1910年，商办边茶股份公司正式成立。边茶公司在雅州城内设立总号，并在打箭炉以及南部的理塘、巴塘、昌都，北部的界姑五处设置售茶分号，同时从雅安引种茶树，在巴塘等地栽种。

巴塘：治疗高反的“天然氧仓”

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在川滇藏交界处“三江并流”，把所有险峻奇伟的景观都集于这里，景象壮观，美不胜收。

巴塘县城的海拔不高只有2500多米。在理塘备受高反之苦的人，一到巴塘县城，就会生龙活虎。

巴塘是治疗高原反应的“天然氧仓”。在路上发生了高原反应，别怕，只要到巴塘“氧一氧”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

巴塘是进入西藏的必经之路，过金沙江竹巴龙大桥，就是西藏的芒康县。

“近岁以来，西洋各国数次派员进藏游历，俱被番民阻止改道滇南而去。”当年黄懋材走到这里，也被阻挡，只得改道云南。唐古柏至此，也改道南下，再次受阻后，不得不原路返回。刘曼卿也在这里被滞留了半个多月后，才被放行。

清朝在这里的金沙江上设有竹巴龙渡口，成为茶马古道上重要津渡，船工也是从雅安招来的，并在这里安家落户。

由于这里商业较为发达，滇商、陕商和川商日渐增多，还修建了川陕滇三省会馆，“川滇边务大臣衙门”也在这里，曾经的繁华可见一斑。

2021年春，四川省档案馆在雅安举行“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展”，从11400余件档案中精选130余份，以档案的视角，从衙门设置、川边新政和特色档案3个方面、10个单元徐徐展开历史画卷，还原了赵尔丰等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、兴办教育和医疗、发展交通、推广屯田、繁荣经济等的历史事实，让人们了解清末大变局中川边涉藏地区的历史变革。

2023年10月，《清代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》出版发行，汇集了1906—1911年四川档案馆馆藏档案1193卷、10000多件，计68册。

一个设在边关小镇的“衙门”，前

后不到6年时间，而在此期间形成的档案，却被喻为清末川边历史的“百科全书”。从浩如烟海的边务档案之中，可以窥见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，公文政务表面上依然如常运转着：从京城到巴塘的边驿邮路，奔腾的马蹄之声从无止息；川边政事在赵尔丰雄心勃勃的筹谋运作之下，短时间内呈现出与末代王朝完全相反的新兴之气，犹如残阳落幕前的一抹余晖。

巴塘关帝庙与内地的相比，毫不起眼，但残存在关帝庙大殿的横梁上“一等衔花翎四川雅州府巴塘宣抚司正土官副土官”的题字让人为之一振，也让人有些不解：雅州府远在千里之外，是不是“管得太宽”了。

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为了加强边疆管理，雍正五年(1727年)，川边康区的行政地位整体升级，设立“打箭炉厅”，雅州府设“同知”管理打箭炉厅，并授予当地首领“宣抚司”之职，从而形成与“流官”与“土司”并设的格局，一时间，雅州府一跃成为清代管辖面积最大的州府。

从竹巴龙大桥跨过金沙江，就踏上了西藏的土地。

从巴塘到芒康，不到110公里。跟理塘到巴塘的感觉不同的是，从巴塘到芒康，海拔不断上升，从2500多米跃升到4100多米。

芒康位于川、滇、藏三省(区)交界处，东与四川巴塘隔江相望，南与云南德钦山水相连，是西藏的东大门，过去，滇藏茶马古道、川藏茶马古道在这里交会，今天G214、G318两条进藏公路也在这里会合。

去然日卡

◎杨力

在过去很多年，一直保持着非常传统的生活方式，近年来因乡村振兴的春风，村容村貌发生很大变化。多吉的侄女就在村里搞旅游接待，“大学生回乡哩”，他的语气里透着自豪。

车至村口，已有三五孩童嬉戏。见车来，也不惧怕，反而嘻嘻哈哈地跟随着。村中老屋多是石砌，依山就势，错落有致。经幡在秋风中猎猎作响，仿佛在诵读无尽的经文。

多吉的侄女拉珍迎了出来。这是个二十出头的藏族姑娘，眼睛亮得像格聂山巅的星子，传统藏袍外竟罩了件现代样式的羽绒背心，显得既古朴又时髦。她落落大方地同我握手：“欢迎来然日卡，我给您当向导。”

在村中穿行，正值秋季，村民们或在院里晒青稞，或在编织牦牛毛帐篷。见有外人来，皆微笑致意，有的还邀我喝酥油茶。村中老阿妈坐在门前，手里的转经筒不停旋转，皱纹里藏着整个高原的故事。

午后，拉珍带我们去看牦牛群。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金黄草地上，如同撒落的黑珍珠。牧牛的小伙子叫扎西，见我们来了，兴致一起就唱起歌来。歌声苍凉辽阔，在山谷间回荡，牦牛们抬头倾听，像是老友。

扎西歌喉很独特，去外面发展不是没机会。问扎西原因，他用生硬汉语说：“山外有舞台，山里有心。”他指着牦牛群，“它们需要我，村子也需要我。”原来扎西不仅是牧民，还组织了村里的牦牛合作社，通过电商将牦牛肉、奶制品卖到山外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们来到村旁的小山坡。从这里望去，格聂神山尽收眼底。夕阳给雪峰抹上金粉，山体渐渐沉入黛紫的暮色中，庄严无比。

拉珍说起她的故事：曾在成都读旅游专科，毕业后有机会留在城市。但她选择了回来。“刚开始阿爸阿妈都不理解，说供我读书不是为了让我回来放牦牛。”她笑着说，“但我觉得，家乡的美丽和文化不该被遗忘。”

拉珍回来后，先是开办家庭民宿，教游客做藏餐、识草药、唱山歌。后来联合扎西的牦牛合作社，开发旅游产品。“乡村振兴不是要把乡村变

成城市，而是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。”拉珍说这话时，眼睛望着神山，语气坚定。

夜幕降临，村里亮起灯火。不再是传统的酥油灯，而是太阳能灯——这是拉珍他们争取来的项目。我住在拉珍家的旅舍，干净温暖。晚饭后，村民聚在广场燃起篝火，弹弦子跳锅庄。我也被拉进去，笨拙地跟着转圈。多吉、拉珍、扎西都在，他们的笑脸在火光中明明灭灭。

睡前，拉珍送来热牛奶：“刚挤的牦牛奶，助睡眠。”她犹豫了一下，又补充说：“您知道吗？很多人觉得我们留在家乡是没出息。但其实，守护比出走更需要勇气。”我点头，想起白天的见闻，想起那些在城市与家乡间选择回归的年轻人。

晨起离别时，格聂神山笼罩在晨雾中，若隐若现。多吉发动车子，拉珍和扎西来送行。拉珍递给我一小包牦牛奶酪：“路上吃。”扎西则突然唱起送别歌，歌声苍凉，让人特别不想离开。

车行渐远，然日卡村缩成一个小点，最后消失在山峦间。但我们知道，在那里，传统与现代正在交融，守护与开发正在平衡。那些美丽的藏族姑娘小伙，没有选择远离，而是回到雪山脚下，用自己的方式让故乡焕发新生。

格聂南线在车轮下延伸，秋色愈浓。我回头望去，雪山依旧巍峨，云雾缭绕处，仿佛有拉珍扎西们的歌声传来，穿越山谷，抵达远方。